

·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理论研究丛书 ·

# 从遏制到平衡

## 美国塑造世界战略解析

From Containment To Rebalance:  
The Strategy of Shaping the Worl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蔡华堂◎著

时事出版社

·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理论研

# 从遏制到平衡

## 美国塑造世界战略解析

From Containment To Rebalance:  
The Strategy of Shaping the Worl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蔡华堂◎著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遏制到平衡：美国塑造世界战略解析/蔡华堂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80232-897-6

I. ①从… II. ①蔡… III. ①全球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4969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75 字数：30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战略与安全理论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刘 峰

副 主 任 王文明 于亚东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亚东	王文明	王乔保	刘 峰
刘 强	朱 焰	宋德星	周桂银
崔建树	葛汉文	葛腾飞	薛兴国

# 总 序

21 世纪是一个传承与变革并行的时代，其间尽管国际事态纷繁复杂，但国际政治总的图景很大程度上是由 20 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所催生的。其中，发端于 20 世纪最后十年，又在 21 世纪延续着自身逻辑的“后冷战时代”，自然地成为了新世纪战略特质的演绎者。可以说，冷战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并不太平。在后冷战时代，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但未获得根本的解决，反而呈现出愈益复杂之势。如今，安全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安全在定义上出现了宽泛化的倾向，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宽泛化解释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这恰恰反映出了冷战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一大困境。面对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世界形势，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安全环境，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加强了战略调整与战略创新，力求抢占主动，并为此展开了新一轮战略博弈。其中，就战略缔造与实施而言，尽管影响因素众多，但根本上有赖于把握好两大环节。

首先，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是一切战略缔造的根本出发点。

对于中国来说，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国家政策目标，除去客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怎样认识世界、应对世界，亦即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sup>①</sup> 习近平主席的上述观点，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其发展前景必须也只能在世界大势中去定位。

什么是世界大势呢？那就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除去上述显著变化外，当今世界还有五个“不会改变”：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sup>②</sup>

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大势，新时期中国国家大战略本身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同时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同时强调：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途径在于发展自己，使自己强大，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sup>③</sup>

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特别需要既审慎又创新的国家大战略，它除去具有普泛意义上的基本战略属性外，尤其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植于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方略，根

---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②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③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植于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根植于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需要顺应 21 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明确中国国家利益维护和渐次拓展的地理战略空间，阐明中国作用于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方式和方法，并重点规划好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和途径。

其次，准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的科学内涵，是一切战略成功的关键所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观念、机制和能力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三位一体”、全面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sup>①</sup> 据此，新时期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强调了十一个具体安全领域，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sup>②</sup> 这十一个具体安全领域意味着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更加广泛，丰富了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大安全思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大势，去全面深刻把脉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克雷格·A·斯奈德曾指出：“为了使安全研究能够适应冷战后的时代，有必要转变安全思考。需要就三个宽泛的问题提出疑问：作为目标的安全，追求安全的手段，以及安全

<sup>①</sup>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6 日，第 1 版。

<sup>②</sup>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01 页。



与国内事务的关系。”<sup>①</sup>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对这三个安全问题的理性回答。在目标方面，新世纪中国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国家的安全，而是在实现自身安全的同时，尊重别国的安全关切，重视国际社会的安全，追求一种“共赢”的局面；在手段方面，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和争端，实现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目标；在处理国内和国际安全关系方面，认为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特别强调“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sup>②</sup>这样，纷繁复杂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得以有机地整合到一个总体战略框架之内，即基于目标与手段、国际和国内的关系估算，来考察安全问题的性质、威胁程度、化解途径、成效评估，使之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在总体国家安全理念下，就地缘安全而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东亚和亚太地区对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特有的战略价值，并尽最大努力在亚太秩序中追求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因为东亚和亚太是中国大周边的关键地域，是战略的聚汇点，因而也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互动甚至是博弈的大舞台。就像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

---

<sup>①</sup> [美] 克雷格·A·斯奈德：《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页。

繁荣进步。”<sup>①</sup>为此，中国坚定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同邻国和睦相处。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已经是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义利兼顾，坚持不干涉内政。这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在谈到安全问题时，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sup>②</sup>当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除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维护战略机遇的过程中顺势而为，积极有为，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拓展。<sup>③</sup>

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崛起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一蹴而就。可以说，在风雷激荡的世界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每一步都离不开正确战略的科学指导，因而也就格外地需要我们加强战略研究，汇聚聪明才智，寻求因应之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定推出“战略与安全理论研究丛

---

① “习近平 APEC 演讲：一切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http://news.china.com/focus/ddz/11163081/20141109/18941973.html>

②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

③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3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7/c\\_1150554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7/c_115055434.htm)

书”，以期探讨那些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的主要问题，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应有的智力支撑作用。

是为序。

刘 峰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少将)

# 自序 21 世纪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条件的迅猛发展，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大国间的博弈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手段日趋多样，范围日益扩大，筹码日渐升高。既有充满血腥的战场厮杀，也有不见硝烟的无声较量；既有物质力量的比拼，也有思想文化的碰撞；既有客观条件的驱使，也有主观意识的推动。有的国家在博弈中胜出，执世界之牛耳；有的国家则走向衰亡，成为历史的遗迹；有的国家在战争中土崩瓦解，有的国家却在和平竞赛中被淘汰出局。如何使国家在国际博弈中胜出，是每一个大国的领导者战略筹划的首要内容。

## 一、国际博弈贯穿历史始终

由于资源的稀缺和人性的使然，国家之间的较量贯穿历史始终。国家之间的博弈自古以来就有，只是由于地理的阻隔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尚不具有全球性而已。早在两千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各诸侯国之间就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较量，先是谋求盟主，力图称霸一方，后又着眼吞并，试图一统天下。经过数百年的角逐，脱颖而出的秦国终于力克群雄，统一了中国，使东方的文明世代相传下来。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同样充满着激烈的博弈，国家的版图不时地被重划。古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都先后灰飞烟灭，一些新兴的大国则迅速崛

起。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相互间的角逐更趋激烈。一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就是各主要国家为谋求霸权或扩张势力范围而准备战争、进行战争与和平竞争的历史。从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造成的毁坏越来越重，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通过战争，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一些国家受益，另一些国家受损；有的国家通过战争变得日益强大，而有的国家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奥斯曼帝国解体，俄罗斯沙皇帝国崩溃，德意志第三帝国消亡，大日本帝国覆灭，法兰西帝国被严重削弱，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拱手让出。美国则从北美一隅走向世界中心，苏联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中国也通过战争跻身大国行列。每一场大战都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博弈的产物，从战略层面看，都具有必然性。战争的结局就是对平时时期国家能力构建和实力发展的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其利益边界大为扩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传统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仰仗美国的鼻息。苏联也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但是，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两国针锋相对，分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形成军事政治集团，展开了冷战。经过50年的较量，终于导致了20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sup>①</sup>的发生。可以说，苏联及其主导的国家集团的解体，既是长期准备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又是与美国战略博弈失败的产物。

---

<sup>①</sup>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在2005年4月2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联盟国家在1991年的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大国之间的博弈依然如故。每个大国都希望在新一轮的国际博弈中胜出。为达成此种目的，一方面是提高实力，增强国家的博弈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布局造势，塑造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

美国在经过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战略收缩，减少军费开支，缩小部队规模。仅陆军就从 2007 年的 57 万人缩编为 49 万人，而且在 2017 财年结束前还将再裁减 4 万人，到 2019 财年，保持在 44—45 万人。<sup>①</sup> 目的就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与科技领域，从总体上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它还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通过主导亚太，进而塑造世界，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

中国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又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方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挖掘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加强国际合作，为经济发开展辟新的空间。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方面对西方多年来挤压其战略空间的行为发动反击，另一方面提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参与“金砖国家”（Golden Brics，为 5 个成员国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英文首字母的缩写）集团、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建设等，积极打造国际合作的平台，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印度利用南亚次大陆的地缘优势，在亚太方向实施“东向战略”，在欧亚大陆方向努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同时与美国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参与“金砖国家”的各项活动。

日本在着力寻求突破经济滞胀的同时，密切与美国的同盟关

<sup>①</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r. 2014, pp. 29, 39.



系，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增加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欧盟在极力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活动，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与中国展开密切的合作，与东盟及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阻遏俄罗斯势力向西方扩展，巩固已获取的战略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国际上主要战略力量大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即使远离亚太的欧盟也借助各种渠道进行渗透，一场横跨太平洋的国际战略博弈已正式拉开了帷幕。

## 二、权力中心不断进行转移

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福祉从来不会停留在一方。列宁也指出，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必然规律。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区域或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中国古代学者司马光也在其历史名著《史记》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得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既是人之本性，也是国家的本性。纵观人类的历史，凡是财富集中之地，就必然是权力争夺的核心区域。在古代时期，由于交通和通信的限制，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有区域的性质，出现不同的文明中心或权力中心。那么，到了近现代，这种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国际财富中心越来越向某一区域集聚。同样地，为了争夺财富，国际较量就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古代，由于固化的资源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河流与海洋就成了文明中心的集结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依赖河流或海洋而产生与延续。近代以来，由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发端于欧洲，世界主要财富的出产地集中于欧洲，世界上的重大战争发源于欧洲，各国交往的准则也产生于欧洲。于

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欧洲一直占据着世界权力的中心位置。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转向大西洋地区，但它属于区域内部转移，总体上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但欧洲大陆仍然是美苏间争夺的焦点所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西欧地区驻有重兵，防范和遏制苏联。苏联则组建华沙条约组织，在中欧地区严密设防，威慑和觊觎西欧。欧洲地区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对峙，也有着激烈的经济较量。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 Plan）支持西欧经济复兴，既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也为了增加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力。苏联则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扶持东欧国家，抵消马歇尔计划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当西方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时，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西方经济体，亚洲的日本也作为一员加入，成立了“七国集团”，以寻求解决经济危机的举措。此后长期时间里，“七国集团”所达成的协议往往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方向。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是独占经济鳌头。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不断产生，“金砖国家”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传统的工业化强国，即“七国集团”，日益走向衰退，加拿大和意大利已被挤出“七强”之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降低。相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以至于 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 国集团”应运而生。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带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随着世界财富中心的变迁，权力中心也随之

发生转移，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因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sup>①</sup>

### 三、大国衰亡源于无限扩张

纵观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许多横跨欧亚大陆或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成为历史遗迹，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限度地扩张。这种扩张既包括有形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拓展，也包括无形的宗教与文化价值的推广。世界是由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组成的，每一个地域或民族国家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一个大国的扩张，往往就是对他国或地域的排挤和剥夺，必然遭到或强或弱的反抗。随着扩张的加剧，国家的政治生态开始变化，民族种族的矛盾、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其他国家争夺空间的矛盾就会日积月累，为自己的覆亡埋下了种子。

利益是国家扩张的驱动力量。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利益的角度就成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家间围绕着扩张与反扩张争斗不已，包括和平的竞争与战争的杀戮，导致许多国家的兴起、衰落和灭亡。一部世界文明史，也就是大国博弈与兴亡史。一些大国成为昨日黄花，一些大国则迅速崛起。崛起的大国又重蹈覆辙，在扩张中走向衰退或消亡。因此，大国的政治悲剧不断地上演。虽然一个又一个崛起大国的决策者们都反复地强调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但在实际运用中，激情与野心往往占据上风，至今也未有大的改变。盲目的扩张，终于导致国家力不从心，滑入没落的通道。

---

<sup>①</sup>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云竹译：《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页。